

一 从没见过这么问路的

这天是新生入学的第一天。南京正值盛夏，天气十分炎热。

阿毛穿着一件 栽恤，露出毛茸茸、黑漆漆的双臂，一把推开 愿舍 源源 张嘴喊道：“弟兄们好！”

正当这时，一个不明飞行物向他飞过来，不由分说地落在他刚好张开的嘴唇上。

他一把将它抓下来，说：“刚一见面就给我来个飞吻，是什么东西对我如此热情？”

抓下来一看，竟然是一只肥胖硕大的蟑螂！

坐在床上正在精心打理脚丫的大臀以及坐在床上边吹风扇边翻一本杂志的小胖忍不住哈哈大笑。

小胖边笑边说：“这只蟑螂还是海归派，学会了西方人的那套作法，见面就接吻！”

从此，阿毛与 源源的蟑螂结下了不解之缘，时常见他伸手在黑漆漆的被窝里面摸索，然后，朝地板上狠狠地扔出一只膘肥体壮的蟑螂。

源源的蟑螂也日渐旺盛，时常见蟑螂在宿舍里耀武扬威地飞来飞去。小胖说，这都是阿毛惹的祸，天天晚上与蟑螂睡觉，蟑螂能不人口膨胀吗？这让阿毛有口难辨。

当天晚上，源源宿舍的第一个卧谈会就是围绕着蟑螂展开的。话

题是由小胖引起的。

小胖问了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他问，怎样分辨蟑螂的公母呀？

阿毛说，这容易，干脆逮两只蟑螂，将它们关在一起，几天后如果还是两只蟑螂那就说明它们是同性的，如果多于两只，那就说明它们一公一母。

如果只有一只蟑螂呢？小胖继续不耻下问。

这也容易，将它扔进阿毛的被窝，几天后如果还是一只蟑螂那就说明它是公的，如果多于两只那就说明它是母的！波仔接口说道。

阿毛恶狠狠地叫道：“波仔，我要阉了你！”

这是阿毛用来表示愤怒最经常的方式，他知道现在的男性一个个对下半身超乎寻常地关心，于是，在最愤怒时，他就说“鞞鞞，我要阉了你”，他自认为这是对男性最残酷的惩罚。

大家正在说笑之际，门开了，郑合进来了。郑合来自偏远的湖北山区，乘火车刚到南京。风尘仆仆，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奔波，又困又乏，他往床上一倒，合衣便睡。

从第二天起，形形色色的推销员比宿舍里的蟑螂还多，还热情，纷纷光顾源源宿舍，其中绝大部分是大三、大四的老生，每年新生入学的就是老生们勤工俭学的黄金时间。新生一个个像第一次走出森林的小鹿，对大学里的一切都毫无所知而又道听途说，充满幻想，即使是一堆臭狗屎，只要老生说这对大学生活非常有用，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以半个月的生活费将它买下。

当然，新入学的源源宿舍的哥们儿也不例外。在一位老生热情洋溢的鼓动下，他们每人买了源个练习本，因为这个戴眼镜、看上去一脸真诚的家伙说他是学生会学生服务部的部长，专门为新生提供学习用品，大学课程很多，有四五十门，高中时每门课都要有专门的练习本，大学也一样，所以，同学，你们每人最少要买源个练习本，这是学好大学课程的必需品。这源个练习本后来被小胖、阿

毛塞到床下让老鼠做窝去了。再后来，毕业时，拿到跳蚤市场上免费送人了，因为他们发现，大学生与高中生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做练习，用不着练习本，随便撕一张纸（即使是手纸也行）写上自己的学号和姓名就行，因为大学老师布置练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练习而只是为了点名。

接着，小胖阿毛和波仔每人用 ~~源~~源元的价格买了一个计算器。三人都非常高兴，因为那个老生要价 ~~缘~~缘元整，少一个子儿也不行，结果合三人之力，终于以 ~~源~~源元成交，临走时，那个老生一脸哭丧相，说，师弟，你们可真厉害！刚进校就这样厉害，下一届的新生可惨了！结果，当天晚上当郑合和大臀从湖南路夜市归来，以 ~~源~~源元的价格买回一模一样的计算器时，三人仰天发出阵阵惨叫。

就在这时，又进来一个人，满脸堆笑地问有没有从浙江奉化来的同学。阿毛说他是。那人立刻一把抱住阿毛，大叫“老乡，大学三年终于碰到了一位老乡”！于是，阿毛与他嘴里像含了一个大萝卜似的，用家乡话聊了起来，临走时，他极为不好意思地向阿毛借三百块钱，并且一再强调：“见面就借钱，真不好意思，我保证明天就还你！”阿毛说：“多久还都没关系！”

结果，阿毛的老乡真听阿毛的话，到现在这三百块钱都没还，不但没还，而且杳无音信。不久就有保卫处通知新生提高警惕，校园内有人打着老乡的幌子专骗新生的钱。

大家终于见识了大学校园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坚定了信心：“看来大学校园真的能锻炼人！”

就在大家对随时都有可能窜进宿舍的老生感到恐惧时，他们接学校通知，从后天开始，对新生进行残酷的军训，历时一个月。于是，小胖动员大家抓住时机，“深挖洞，广积粮”，一块儿逛超市进行大采购。由于刚开学，彼此都不太熟，都保留着一分矜持，几分戒备，并且时值中午，外面的阳光明媚晃跟匕首似的，躺在床上—

动不动都流汗，冲凉水澡都冲得汗流浹背的，所以没人愿意同去。小胖只好一个人出去了。

下午三点，小胖提着满满两大袋吃的东西，进入校园，尽管脸蛋晒得跟猴屁股似的，两只贼眼还是滴溜溜四处乱转。只要看见前面有婀娜的背影，尽管手中的东西很沉，尽管头顶的日头正毒，他还是紧赶几步，务求从正面欣赏才甘心。

欣赏的结果大多令他失望，大多是魔鬼的身材加上恶鬼的脸蛋，背影看上去婷婷婷婷，面部五官却不是个性张扬就是繁星满天，只宜远观不宜近赏。结果，累得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

就在他心灰意冷之时，前面又出现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背影。他对自己说：“如果左半边脸上的汗珠先滴下来就赶上去看看，如果右半边脸上的汗珠先滴下来就不去看了！”

为了公平，他站住，让脸上的汗水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静静地流。然而，一停下来，汗水似乎也就停了。眼看着前面那个美丽的背影渐行渐远，小胖急了，当机立断，用左手食指在脸上从上往下一划，刷！汗珠顺着就流了下来。

好的，左半边先滴的！这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小胖赶紧撒腿就追。

追上背影，扭头一看，小胖顿觉这番辛苦值！还是古人没有骗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这女孩一头长发，自然地披在肩上，鸭蛋脸，大眼睛，五官搭配和谐，运用分析的方法，这女孩每一部分都很普通，但是，运用综合的方法，这女孩由多部分的普通组合成了整体的不普通。虽然算不上倾国倾城，然而已经达到漂亮的国家标准线了。

“同学，麻烦你一下好吗？”小胖礼貌地开口。

“有什么事吗？”女孩扑闪着大眼睛，惊讶地问。

“我是 ~~某~~ 大学的，来看高中同学，请问你知道八舍在哪儿吗？”

小胖真诚地望着女孩，趁机冠冕堂皇明目张胆地盯着女孩白净光洁的脸蛋看个够。

“我是刚入学的新生，不过，我碰巧知道八舍在哪儿。你沿着这条道往前走，在第一个交叉口左拐，然后一直往前走，走过开水房你就可以看见八舍了。”女孩边说边用手比划，非常热心。

“不好意思，这太复杂了，比解方程还复杂，我没听明白。”小胖挠挠头，作出一副青涩少年的样子。

“这很复杂吗？很直接的一条道呀！”女孩不解地问。

“我这就怕记东西，特别是地名，方向感不强，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现在连东南西北都没整明白。要不，干脆麻烦你一下，你带我去一趟好吗？”小胖可怜巴巴地求道。

“好吧。”女孩无奈地同意了。

很快就到八舍，就在女孩转身欲走之际，小胖赶紧开口：“哎呀，这东西真沉，一路提来，我手指头都勒紫了，而我那同学住在四楼，真是人命——同学，真是不好意思，干脆送佛送到西，你能不能帮我拎一袋到四楼？”

女孩看了看小胖的手——确实变了颜色，又看了看小胖可怜巴巴楚楚动人的脸，心一软，咬着嘴唇，又点头同意了。

于是，小胖和女孩一人提着一袋食品爬上了四楼。

来到源源门前，小胖将手优雅地向前一伸，极为绅士地说：“同学，我的宿舍到了，要不进去坐坐？”

这时，女孩才发觉上当了。

“怎么，不敢？”

女孩将头一仰，冷哼一声：“你也太小看本姑娘了！有什么不敢的！”说罢，女孩昂首挺胸跨进源源

宿舍里的人正躺在凉席上，穿着小裤衩，上身赤裸，吹着电扇。见进来一大姑娘，吓得郑合慌忙一把抓过扔在脚边的床单，将自己

裹了起来。阿毛惊慌失措之下，随手抓起放在床头的长裤在胸前绕了一圈，这样子就像围了个胸罩似的，此处无银三百两，特别滑稽。

女孩捂着嘴，双肩乱颤地笑了起来。

一个大姑娘站在面前，让大家十分尴尬，手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摆，就连目光也不知投向哪里才好。大伙只好盯着自己的手指甲，翻来覆去地仔细把玩。

小胖给女孩拉过来一个凳子，请她坐下。

“怎么都这么拘束呀，我就纳闷儿了，到底是她是女生还是你们是女生？”小胖对大伙的表现很不满意。

小胖这么一说，郑合更感尴尬，简直如坐针毡。

“大家都请勇敢地抬起头来，别害羞呀，其实都是一家人。我来介绍介绍，这位是我女朋友！”小胖一指女孩，极为大方地说。

“闭嘴！谁是你女朋友？你是谁呀？我会这么没品位没眼光吗？”女孩又羞又气又急，冲小胖嚷嚷。

“有理不在声高，理亏的人总喜欢在声音上压倒对手。”小胖一副与世无争、居高临下的姿态。

“别听他胡说，我压根儿就不认识他！”女孩冲半躺在床上的几位解释。

“谁信呀？不认识我你给我送这两大袋东西干嘛？不是我女朋友你非赖着送我回宿舍干嘛？”小胖受了极大冤枉似的接连反问。

“你……你……”女孩气得牙关紧咬，瞪着小胖，浑身哆嗦，说不出话来。

“黑夜给了你黑眼睛，你却用它来翻白眼——我怎么啦？别这样激动，在大伙儿面前你千万得控制感情，注意影响！”小胖一脸严肃。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女孩呼地一下站起来，声嘶力竭地冲小胖喊。

见女孩真生气了，小胖赶紧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换上一副“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的形象：“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不过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

“这还是小小的？玩笑有你这么开的吗？”女孩怒气未消。

“你看他们在你面前多尴尬，”小胖一指郑合，“我这不是想活跃活跃气氛嘛！”

“你这是活跃气氛还是制造紧张气氛？！”

“人民内部矛盾而已，没这么严重吧？我这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我改还不行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总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吧——毛主席说过，做错了不可怕，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

就这样，在小胖有理无理三棒子的死缠烂打下，女孩终于怒气消去，重又坐下。

“你是哪个专业的？”小胖趁机转移话题。

“港口航道。”女孩冷冷地答。

“这么巧？！我也是这个专业的！”小胖惊喜地叫道。

“你这句话对人文院的女生也说过吧？”女孩嘲讽地望着小胖。

“这你就不对了，你犯了经验教条主义错误。我刚才只是骗了你，但并不代表我现在也在骗你呀。不是我说你，以老眼光看人不好！不知制造了多少历史悲剧，这不悲剧今天在我身上重演——这让我很寒心呀，同学！”小胖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

女孩没理他，用目光向郑合探询。

“我们确实是跟你一个专业。”郑合红着脸说。

女孩点点头：“那你们是哪个班的？”

“三班。”郑合回答。

“呀，我也是三班的！”这次轮到女孩惊喜地大叫起来。

“是吗？这么巧！班主任是蔡老师？”郑合兴奋地进一步确实。

“对，蔡老师，听说是从天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女孩同样兴奋地说。

“呵，大水冲了龙王庙，原来是一家人呀！”小胖也很兴奋，同时感到有点不好意思，自我解嘲地说，“看我猜得多准！一开始我不就说过我们是一家人吗？你当时还不承认，以为我占你便宜，这不，事实给了你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是不是觉得特冤？”女孩笑吟吟地问。

“谁说不是呀，比窦娥还冤！实话告诉你，我当时说你是我女朋友，我那是违心的！我是抱着牺牲我一人，幸福十几亿的大无畏精神说的——我不受苦谁来受苦，我不下地狱谁来下地狱！”小胖这小子又来劲儿了。

“那好，我明确地告诉你，本姑娘就是当尼姑也不可能做你的女朋友，现在你放心了吧？现在你长出一口气了吧？”

“这是什么世道呀！大家都看见了吧，我刚才为她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承认她是我女朋友，万万没想到她一旦达到目的马上就御磨杀驴，最毒妇人心呀，我不活了——”小胖说话之际奔到床边，一把抓住郑合的手，“郑合，别拉着我，谁也别拦着我，我说过我不活了！”

我们都忍不住笑了，女孩也笑得弯下了腰。小胖见达到了目的，心满意足地开始收拾刚买的两大袋东西，给女孩打开一听可乐，撕开一袋瓜子，说是向女孩负荆请罪。

见有吃的，民以食为天，纷纷起来，围在一块儿边吃瓜子边聊。

“刚才他叫你什么？”女孩问郑合。

“郑合呀，挺有名儿的一作家——我说的是预计——现在还在为处女作而奋斗。”小胖抢着回答。

“既然你是未来的作家，我叫你才子好了！”女孩随口而说。

“郑合，我要是你，我就叫她佳人，才子配佳人嘛！”小胖反应

奇快。

“又在喷粪！实在忍不住我教你一招——嚼自己的舌头！”女孩脸色绯红地训斥小胖，接着，转头对郑合说：“那我不叫你才子了，叫你菜籽怎么样？”

“怎么叫都行，不过是个符号而已。”郑合红着脸说。

“得，我随口那么一说，有人还当真了，你真以为自个儿是佳人？我说的是‘家人’——太难看只好藏在家里的人！”小胖又逮住了机会。

女孩转过头问阿毛：“这个死胖子怎么这么贫呀，他是不是对谁都这样？”

“对，他是饿狗座，逮谁咬谁——跟他这种人你就不能当真，跟他斗无论怎样结果都一样：吃亏的总是你！”阿毛好心地提醒女孩。见阿毛对他如此高的评价，小胖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为啥吃亏的总是我？”

“你想想，就算你把他打败了，人家会说你比饿狗还狠；你如果被它打败了，人家会说你连饿狗都不如；你如果和他打成个平手，人家会说你和饿狗一样——是不是吃亏的总是你？”

女孩捂着嘴大笑起来：“妙论妙论！”

这时小胖才明白不是在夸他，向阿毛恶狠狠地扑过来：“我让你见色忘友！我让你见色忘友！”

二 八舍有个牛圈

当天晚上，举行新生见面会。

新生见面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自我介绍，互相认识认识。介绍以宿舍为序。在男生宿舍中，源源宿舍排在最后。源源名义上住着八个人，实际上只有五个，这话符合逻辑，因为有三个家在本市，几乎没在宿舍呆过。

源源的长期居民有：员号床阿毛，圆号床大臀，猿号床波仔，缘号床小胖，远号床郑合。外加与他们同床共枕朝夕相处四年的无名兄弟：蟑螂 晕只，老鼠 晕窝。

轮到源源宿舍了。员号床阿毛第一个上台，他笑嘻嘻地露出一嘴东倒西歪的牙齿，大声说道：“姓名：毛大奇；性别：都说我是男的；血型：蚊子知道；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别看我貌不惊人，处世低调，但是蒋介石见我都激动得两眼泪汪汪。”说到这里，扫视一周，故意停顿。

见众人一脸疑惑地望着他，他旋即悠悠地接着说道：“因为我是他的老乡。”

台下一阵大笑。

阿毛高声继续说道：“以后大家不要像老蒋那样对我客气，我是农民，大家叫我农民伯伯好了！”随即，潇洒地一甩头，头皮屑如梨花般絮絮飘落。

阿毛长一身百年难得一见的好排骨，他的身上，除了骨头就是皮，除了皮就是外面的空气，绝对没有肉，摸他一把晚上肯定要梦见饿死鬼。马瘦毛长，或许是为了补偿，阿毛身上汗毛茂盛，郁郁森森，苍蝇落上去准以为进了国家森林公园。碰巧他姓毛，于是大家叫他阿毛。不知是不是体毛过多造成的假象，还是本就如此，阿毛皮肤特黑，往煤炭上一坐，不穿衣服的话，锅炉师傅可能会直接把他扔灶膛里。

然而，与阿毛那嘴东倒西歪的牙齿比起来，他的皮肤应归入白嫩一级。他的那嘴牙齿用小胖文绉绉的话来形容就是：层峦叠嶂，沟壑万千。穿梭其间的舌头一不留神也会迷路。不过与他的被窝比起来，他的牙齿又称得上明牙皓齿了，记不清他什么时候洗过脚，也记不清他什么时候洗过澡，更记不清他什么时候洗过被套，他的名言就是：“洗脚不如洗澡，洗澡不如洗被套，洗被套不如不睡觉。”刚巧那段时间南京电视台在重播“七龙珠”，里面有个五天洗一次澡的老头子“五天老师”，于是，大家就叫他五天老师——其实这个外号委屈他了，应该叫他“五千老师”才合适。

接下来是圆号床大臀。真名苟志伟，安徽安庆人氏。由于长期劳作，大臀长了一身健硕的肌肉，臀部尤显肥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胸口小时候烫了足有他屁股那样大的一块伤疤，这使得他看起来好像刚弃匪从良不久。他颇满意这效果，他说：“伤疤是男人最好的勋章！”于是经常穿着胀鼓鼓的大裤衩露着胸膛四处炫耀。

然而，大臀在 源源扬名立万不是靠他胸前的伤疤，也不是靠其尊臀，而是靠他的“三绝”：鼾响、屁多、脚臭——打鼾地动山摇，放屁撒心裂肺，脚臭惨绝人寰。更让人咋舌的是，每次脱鞋之后、穿鞋之前，他都要将鞋凑到鼻子跟前，深深地吸一口气，一脸地陶醉！他最经典的动作就是坐在床上，鼻尖与脚尖针锋相对，手指一遍又一遍地在脚趾缝里面摩擦，谁都怀疑他手指被脚趾传染了脚气。

猿号床波仔，正宗广州猛男，肌肉异常发达，即使穿上衬衣，一块又一块的肌腱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红墙来”，知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吗？这描写的就是波仔的肌肉。特别是胸部，于是，“波仔”雅号由此得名。当小胖从单身汉队伍中光荣叛变后，波仔便迷上了锻炼身体。这是后话。

波仔外表威猛如斯，实际上内心柔情似水，这从他喜欢看港台那帮小女人儿写的言情小说可以看出来，常常一个人看得泪眼汪汪，哭成一泪人儿。然而，在女生面前，波仔却和郑合差不多，极为内向，三棍子也砸不出个闷屁，在男生面前，他却能巧舌如簧，口吐莲花。

他在台上的自我介绍又引起台下的一片大笑。他一本正经地说：“本人大名夏强，身高近两米，不过那得四舍五入，实际身高是1.98米；都说我帅得吓死人，我在这里郑重声明：这是说谎！我帅得吓人是客观事实，但是目前还达不到吓死人的境界——不过，这是我的奋斗目标！”

缘号床小胖，江苏南通人。他姓谢，他老爸当初想女儿想疯了，于是，男取女名叫他谢凤一，大伙儿叫他谢一凤，实际上是叫他“泄一粪”。一见面阿毛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拷，我一直纳闷儿我为什么这么瘦，见到你我总算找到答案了！”一见小胖，郑合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刻去再次核实一遍床号，当确信小胖在下铺之后郑合才长出一口气，否则，就他这重量（都不好意思告诉各位他到底有多重，惟一可以透露的是，他平均每学期去管理站报修床板一次）郑合晚上敢睡着吗？

小胖个子不高，浑身上下圆滚滚的，不过，还别说，他的体型倒很标准——标准的垃圾桶型。他不知为何这么胖，好像连指甲缝里都是肉，脸上也像涂了一层猪油似的，于是，他的额头看起来格外光亮，他一再宣称伟人的额头都这样。如果没有两丛眉毛的话，

谁都会以为他压根儿就没长眼睛；当然，最能让人过目不忘的还是他的将军肚，他的脚尖挺可怜的，估计他的眼睛至今还不知道脚尖长啥模样吧？

远号床便是郑合，站在讲台上，他明显感到紧张，他低垂着脑袋，不敢朝台下看，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我叫郑合。来自湖北省巴东县，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说完，便急匆匆以逃的方式走下讲台，鞋带不知什么时候松散了，他不知道，下讲台时，左脚踩在右脚的鞋带上，一个趔趄，向前疾速扑去，扑向第一排桌子。桌子后面的同学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桌子推着上身后仰，夹在前后两张桌子的中间。慌乱之中，郑合双手一把抓住那位同学的肩膀，脑袋由于惯性，直直地顶在同学的胸口正中。

“你……你……你放手！”

郑合慌忙松开手，抬起头一看，脸刷地一下就像泼了一盆猪血似的，竟然是下午被小胖骗到宿舍的那个女孩！

“对……对……对不起！”郑合结结巴巴地道歉。

“吓死我了——你没事儿吧？”女孩儿一手扞胸，关切地问。

“我没事儿……没事儿……”郑合一迭声地说。傻傻地站着，他想进一步表示一下歉意，可是又不知如何表达。

“没事儿你就回座位吧——该我了！”女孩提醒他。原来源源宿舍苑愿号床的同学在家里还没到校。

“哦——好的好的……”这时，郑合才发觉别的同学都在盯着他；有的女同学用手捂着嘴吃吃地笑，他的脸更红了，又红又烫，足可以爆玉米花了。他赶紧向座位走去，谁知，裤子口袋挂在了桌角上，一迈步，只听见“噗哧”一声，裤子被撕了足有源源那只最强壮的老鼠的尾巴那样长的大口子。

“同学，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没伤着肉吧？”女孩正好走到郑合身边，弯腰察看。

郑合赶紧用手死死捂住口子，不让女孩看。因为暴露的国土实在太多了。以最快速度蹿回座位。

小胖给郑合扔过束一卷透明胶带，郑合将大半个身子埋在桌子下面，用透明胶将那个大口子胶上了，为了安全起见，他胶了两层。

这时，女孩已经在作自我介绍。

她落落大方地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极为用心地写下了三个字：郝馨韵。

然后，转过身，甜甜一笑：“字写得像小孩子，不过，我将这当作是我的不多的优点之一——这至少证明我还很年轻。”

郑合耳热心跳地听着，下巴死死顶在桌子上，不敢抬头看馨韵一眼。

自我介绍结束之后，接下来是竞选班委，结果，馨韵全票当选团支书。

回到宿舍，小胖一脸坏笑地一拍郑合肩膀，一竖大拇指：“高！”阿毛也一拍郑合肩膀，一竖大拇指：“高！实在是高——精心策划的吧？”

“不是……不是……”郑合慌忙辩解，脸涨得通红。

“急了！呵，急了！我看也不像是精心策划的——中国目前还没这么好的导演！”小胖说。

“不管怎样说，兄弟，你今儿可赚大了，要是我，我将一个星期不洗手，每天嗅一嗅；一个星期不洗头，每天让宿舍的哥们儿嗅一嗅！”阿毛一脸羡慕。

通过源源宿舍各有千秋、搞笑功夫超一流的自我介绍之后，班上其他男生纷纷由衷感叹：“牛人！源源住的一个比一个牛！”

隔壁宿舍由此赠送源源一个外号：牛圈！

三 从没见过这么有趣的军训

残酷的军训开始了。虽然残酷，然而，有苦趣也有乐趣。

乐趣之一就是看小胖走正步。看小胖走正步比看赵本山的小品还搞笑。刚开始的时候，他的手脚都挺规矩的，只是走不到一分钟，他的小手就越甩越快越甩越快，脚步也越来越匆忙越来越慌乱，不一会儿，就手脚同边儿了。教官不知为此费了多少心思，都没啥效果，最后，实在没招，命令小胖第二天左脚穿皮鞋右脚穿球鞋，对小胖进行单独特训，口令也从“~~齐步~~”变成了“皮鞋球鞋皮鞋”。于是，小胖走正步成了军训场上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

不过，尽管如此，在进行成果汇报表演时，排长还是不得不命令小胖向他写肚子疼的请假条。

军训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来自天南海北的教官们用五花八门的方言喊出五颜六色的口令。其中，最为有趣的是训练郑合所在排的教官，像鹅一样将脖子向前一伸一伸地喊：“鱼——鹅——鱼——（~~齐步~~）”，“鱼鹅相似（~~齐步~~）”“鱼鱼鹅鹅相相似似（~~齐步~~）”。小胖和阿毛一直在刻苦地学习，随时地模仿。一次走正步时，小胖再一次手脚同边儿，教官大为恼火，问小胖叫什么名字，小胖“啪”来了个标准的军姿，大声回答：“报告排长，鹅叫蟹凤鱼（我叫谢凤一）！”

同学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教官大声吼道：“不准笑！谁笑罚谁

做五十个俯卧撑！”

此言一出，笑声立止。对这个效果教官颇为自得。就在他转过身，再一次为小胖示范手脚的先后次序时，“噗哧！”阿毛越想越好笑，终于不可抑制地笑出了声。

“你！”教官双目喷火地一指阿毛，“出列！五十个俯卧撑！”

阿毛老老实实出列，在太阳的炙烤下开始做俯卧撑。

“鱼、鹅、相、似……”教官大声计数。

数着数着，不知在什么地方数窜了。于是，教官问阿毛：“做了多少了？”阿毛可怜巴巴地仰起乌黑发亮、汗珠滚滚的脸庞：“鹅吃鱼！（二十一）”此言一出，阿毛立刻双臂一软，笑瘫在灼热的水泥地板上。

经过军训一个月的洗礼，阿毛更黑了，郑合好几次听见隔壁宿舍有人在电话里向高中同学炫耀他们住在留学生公寓，因为源源就住着一位非洲黑哥们。

在整个军训期间，郑合没有哪一晚上没有失眠。在高中为北大艰苦奋斗了四年，最后因为数学刚考了 ~~五分~~ 而功亏一篑，尽管如此，他还是考了令人咋舌的 ~~七分~~ 分，正因为他高出一类线近 ~~百分~~ 分，这所学校才从第二志愿中把他收留。高考失利的阴影缠绕着他，让他寝食不安欲罢不能。然而，更让他焦虑不安、心急如焚的是他能否顺利地完成大学学业？昂贵的学费像一块千斤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郑合老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条件非常不赖：穿衣基本靠纺，吃饭基本靠党，致富基本靠抢，娶妻基本靠想；照明基本靠油，耕田基本靠牛；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为了供他读书，家中早已一贫如洗，债台高筑，姐姐和妹妹甚至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他入学交的学费是父亲卖掉他和老伴预备老后睡的棺材凑的。报名之后，剩的生活费不足五百块。

高考的失利、生活的艰辛像两把很钝的刀子，在一点一点地切割他的脖子，脑袋掉不下来，然而疼得要死。无论怎样努力也睡不着，听着小胖悠然的鼾声，大臀粗犷的屁声以及阿毛的梦呓，急得郑合满头大汗，后来他记得书上曾经说过，数数有助于入睡，于是，他从一开始数，这招还真灵，当起床铃响时，他居然很清楚地记得他数到了九百九十九。连续失眠导致他眼睛充血，整天呵欠不断，精神萎靡不振，照这样下去，他似乎不用为学费担心了，因为过不了多久，他肯定会病倒从而休学。

郑合决定要改变这种状态。他偷偷地买回一瓶二锅头，塞在枕头下面。睡不着的时候，就喝一口。他不能喝酒，一口就醉，正好可以在醉意朦胧之中沉沉睡去。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他将脑袋蒙在被窝里面喝。然而，阿毛还是敏锐地高声问道：“谁在喝酒？”将郑合吓了一跳。幸好，大臀羞涩地说道：“不好意思，我放了一个屁！”

从此，郑合不必蒙在被子里面喝酒了。每当郑合拧开酒瓶，阿毛就要大声喝问：“大臀，你能不能少吃点儿？”小胖也极有探索精神地提示：“大臀，你的屁都是一股酒精味儿，你的尿该不会就是二锅头吧？”大臀极为谦虚地承认他也不知道，并诚恳地邀请小胖明天去尝尝。

军训结束不久，馨韵就打电话过来，问谁是特困生，郑合说他是。馨韵告诉郑合，特困生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由学校出面担保，工作后三年内还清就可以。一听这话，郑合看到了一线希望，赶紧说：“我要贷我要贷——什么时候？”

“你真的要贷吗？如果没到非贷不可的地步，我劝你就别贷了，毕业时学校会扣下你的毕业证，并且贷款要利息的。”馨韵好心地劝他。

“我真的要贷——什么时候？”